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吳敏嘉

◎ 執筆 / 謝宗達

3月20日下午，任勳和我依照吳敏嘉小姐的指示搭公車來到士林天母吳小姐的家中，而且比預定的時間提早十分鐘到達，這對兩個未曾自己到台北逛過的人來說，算是件神蹟。經過短短的自我介紹後，在一壺香片及一碟餅乾的陪伴下，展開這一次的訪談。

問：可否請你先談一談從小到大閱讀的經歷？

答：因為我是外交人員子弟，所以隨著父親工作上的變動，曾經到過泰國、韓國、紐西蘭。我唸過中、英文學校，從小在母親的督促下閱讀，讀一些國語日報及東方出版社的世界名著選讀，這些閱讀對我的中文能力幫助很大。除此之外，母親也要求我作英文方面的閱讀，如此雙管齊下，目的是為了激發我對閱讀的興趣。所以後來當我回國唸大學時，並無適應不良的問題發生，這都要歸功於從小的閱讀興趣及習慣。

長大以後，書籍涉略的範圍變得很廣，包括文學、文化方面的書，因為自己是處於多文化背景，所以對這類的書會感興趣，還有具有多文化的背景作家的書、描寫文化衝突的書以及具有世界觀的書，我都涉略過。至於大學畢業後唸輔大翻譯研究所那段時間，因為我們將來是要成為同步口譯人員，所以什麼書籍都得涉略，於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等一大堆的資訊我們得去了解，而老師也會要求我們去閱讀報紙、週刊、月刊不下十份的刊物。這時候的閱讀只是為了職業上的需要而苦苦追趕新的資訊，弄得自己很累。



問：除了從小父母親督促性的教育方式造成了你的閱讀習慣，自己內心是否也有一份原動力趨使自己去閱讀？

答：其實自己本身就很喜歡閱讀，藉由閱讀可以讓我擁有自己的一方天地、一處世界。由於我的成長過程常常必須從一個熟悉的環境換到另一個陌生的世界，必須重新適應新朋友、新的生活，所以感覺上並不十分順利，而如此變動的生活也讓我沒有安全感。

然而藉由閱讀，我可以經營自己的世界，一個不隨外在環境變動而改變的世界，而且只要我想進入，隨時都可以。

問：在外在環境時常變動的情形下，你的閱讀心得是和誰交流、溝通的呢？

答：我都是利用寫日記和自己筆談。當我唸中文學校時就用英文寫日記，唸英文學校時就寫中文日記，將閱讀心得轉換為文字。

問：在你的閱讀過程中，是否有做一系列閱讀的習慣？又平常書訊的獲得來源為何？

答：一系列的閱讀倒是沒有，常常是隨興閱讀，想看什麼就看什麼；至於書訊方面，由於我一直都是讀文學的書籍，而文學方面書海浩瀚，就讓我讀不完了，因此也就沒有想過要去找什麼來讀。

問：是否曾經有過特殊的閱讀經驗？

答：記得在大學時代有種教學方式叫做「新批評」，也就是閱讀時純粹就文章去欣賞作者的意圖；而無太多延伸出來的東西，只是單純欣賞文章。

還有就是蔡源煌教授介紹的「心理閱讀理論」，自覺頗受啟發，讓我能從不同的角度來閱讀文章，不單只是欣賞一篇文學作品或是去探討作者為何寫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對時代、社會有何影響，其實還有更有趣的事情反應出來。比方說，當作者的文章付印後，任何人都可閱讀，然後加以詮釋，至於作者當初為文時的用意就

變得不重要了，因為此時文章有了自己的生命。這種理論推翻以前的一些想法，像是「印刷成冊者都是神聖的，不可碰」「閱讀時有一定的方法，即必須先了解作者當時的背景、用意……等種種基本資料後，才可進入作品中閱讀」。現在，可以只憑自己的背景、能力、詮釋方法來看一篇文章，不必受作者的限制。作者有自己的一套詮釋內容，而身為讀者的我們也可有各種不同看待的方法，有極大的自由去發揮我們的想像力。

問：但是對於一篇文章剛入門之時，是否「揣摩作者的心境，了解其背景再進入閱讀」這種方法是有必要的？

答：有這麼多新的閱讀理念出爐並不代表以前的傳統的，基本的方法都不好。其實學校教授的一些欣賞作品的方法還是很重要的。時代潮流所展現出的新方法只是提供一個不同於以往、新的欣賞角度給對於閱讀有興趣的人，創造新的閱讀樂趣。

問：可是就我們所接受的國文教育而言，通常是由老師講解課文翻譯，然後學生被要求背誦課文、解釋，而較少提出一些文學欣賞角度。對於這種教學方法，不知道你的意見為何？

答：當初學習中文、英文，目的就是為了欣賞文學，如果只是單單為了考試，那就失去了學語言的意義了。一個學生與其命令他背一大堆名詞解釋，不如教他如何領略文學之美，這樣做對他而言，將一生受用無窮。學文學之初最主要的是在培養樂趣。



問：不知道對於閱讀這件事你是否一直都保持著相當高度的熱情？你曾經因為外在人、事、物的影響而對它質疑？

答：對於閱讀我的熱情不減，也未曾質疑。只不過感覺上在國外看的書較多，回到國內，由於生活較紛亂，時間被分隔成許多片段，所以已經很久沒有好好看完一本大部頭的書了，平常看的多是些輕薄短小的雜誌、小說、評論等。

問：是否曾和朋友一同閱讀，然後分享各自閱讀樂趣的經驗？

答：有的。我認為閱讀雖然是件相當主觀的行為。可是你若想從中得到收穫，則必須將自己看過的東西，經過自己的腦袋處理，然後用口或用手再表達出來。如此，讀過的東西才會變成自己智識的一部份。因為和朋友交流討論時，你便會主動思考，而藉由這個過程，自己才會將讀過的一些文字消化、吸收一番，而不單只是攝取了一堆資料這層意義而已。

我記得台大文學院圖書館有個四方形的中庭，中間有一片青草、一棵老樹，旁邊隨意擺著幾張桌椅。當年大夥兒如果讀累了，就會出來坐在草地上討論自己分配讀到的功課。由於功課就是自己的興趣，所以沒有什麼壓力，台大四年的大學生活也就很快樂。

問：平常你都閱讀什麼雜誌？

答：固定閱讀的有 Times, Newsweek、天下、遠見，不定期閱讀的有很多，像是光華、新新聞、美麗佳人……等等，每個月大概都會買八、九十種。其中我比較喜歡的有《Psychology today》、《國家地理雜誌》及《紐約客》。其實閱讀雜誌蠻不錯的，在這個快速繁忙的現代社會，藉由雜誌你可以很快速地獲取大量資訊，這是件很有效率的事。

問：不知在你的閱讀生涯中，曾受那幾本書深深影響？

答：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一直是我的最愛，現在已成為我的床頭書了。林語堂先生是個中英文學養俱佳，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性情中人，一直很欣賞他的個性與才華，希望有一天能做到他所做的。還有就是瓊瑤小說，對我的影響也是蠻大的。雖然外界對它的評價不高，可是她的文學造詣高，作品文字優美也是沒話講。在我的小學時代，它激發我的閱讀興趣，讓我喜歡上優美的中國文學。

至於外國作品，我則是比較欣賞艾米利·狄金遜的作品梭羅的《湖濱散記》。狄金遜這個人個性比較孤僻，他通常會把很多經驗內化，因此他的作品會讓人感覺很深刻、簡潔及尖銳。至於《湖濱散記》，它具有撫平我紛亂心情的作用，書中的隻字片語，至今印象還是很深，像「把生命逼到角落，並吸出它的精髓」，「簡化、簡化、簡化」，這兩句話是以前背誦的功課，卻是現在生活的印證，近來有時會浮現腦海。或許是快步調的生活誘導我對悠閒生活的嚮往，所以不由得句子出現腦海。



問：我們知道你現在是在中國筆會擔任編輯的工作。可否請你大概介紹一下中國筆會？

答：中國筆會是世界筆會的分會之一，是由一群作家創辦的，其宗旨是要將台灣的中國文學發揚光大。因為現在世界已不再重視中國文學，即使有，也僅是大陸作品。為了將中國文學在台灣的特殊發展經驗及其優美介紹給世人，於是中國筆會將台灣現代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首屆會長是蔡元培，現任會長余光中，主編齊邦媛，每一年出版4本。自從齊邦媛當主編後，他便要求每一季都要有個主題，比如一九九二年冬季季刊的主題是眷村，裏頭的文章像朱天心的「想念我眷村裏的弟兄們」，張大春的「一張張古銅色的容顏」都是在描寫眷村裏的事。除了散文外，還有詩，而書末還會介紹這一季在台灣的文化活動。

這一次的訪問又讓我見識到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閱讀經歷，自覺收穫不少；對於吳小姐親切、和善的待客態度，更是令人難忘。

吳敏嘉

台大外文系畢業，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身為外交官之子女，小時候曾在不同國家待過，包括泰國、韓國、紐西蘭，故本身具有多文化之背景。曾任中廣海外部記者，現為台大外文系講師，中國筆會編輯，並從事口譯的工作。

